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一種

北郭園詩鈔

鄭用錫

弁言

北郭園詩鈔五卷，鄭用錫撰。鄭君字祉亭，臺灣淡水廳人；生於清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卒，享年七十有一。君於道光三年成進士，臺灣土著之登甲科者自君始；因以其著述列爲臺灣文獻叢刊之一。

鄭君嘗撰欽定周易折中衍義一書，凡數十萬言，未刊。其著作之刊行者有北郭園全集，係同治庚午（九年）刻本。全集中有文鈔一卷、詩鈔五卷、制藝及試帖各二卷。文鈔只收賦、序、論、記、誄文各一篇，分量甚少，制藝、試帖不足取，故僅錄其詩鈔五卷，標點付印。並錄其文三篇，以爲附錄一。

又全集之首有總序七，茲選錄林士傳、楊浚所作序各一與朱材哲撰鄭君墓誌銘及楊浚撰文鈔序，列爲附錄二，俾讀者得知鄭君之生平及其全集之大概焉。卷首有『男如梁稼田校刊』數字，則經略去。（百吉）

楊 序

昔高達夫五十始學詩，祉亭先生亦歸田後所作爲多也。蓋發於性情，深得三百篇之遺旨。其品格在晉爲陶靖節、在唐爲白樂天、在宋爲邵堯夫，間有逼肖元遺山者。

先生自家居奉養，託迹郊垌，日以歌詠爲事，世比之山中宏景，介休林宗。所築精舍曰北郭園，萬峯環峙，秀甲瀛壖，宜其得江山之助，不求工而自工矣。

同治九年九月，鄉愚姪楊浚雪滄氏謹序於塹城之試筆寓廬。

北郭園詩鈔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四十三首……………(一)

七言古詩十首……………(三)

卷二

五言律詩四十五首……………(一九)

五言排律八首……………(二九)

卷三

七言律詩七十七首……………(三)

卷四

七言律詩八十五首……………(五一)

卷五

五言絕句八首……………(六九)

七言絕句七十九首……………(七〇)

附錄一

勸和論 (八三)

北郭園記 (八四)

汪韻舟閩游詩草序 (八五)

附錄二

社亭鄭君墓誌銘 (八七)

北郭園全集序一 (八九)

北郭園全集序二 (九一)

北郭園文鈔序 (九二)

北郭園詩鈔卷一

淡水鄭用錫祉亭著

五言古詩

感遇

青山千餘仞，仰見白雲飛。出岫何太急，爲霖當及時。傷哉造化孩，待哺杳無期。斯人今不出，匍匐將何之！

蜉蝣閱朝暮，易死復易生。蠢彼么麼輩，揚塵薄太清。雄兵四十萬，不戰功何成？悠悠我心憂，白日欲西暝。陰風振林木，感歎幾時平！

卽事

狐兔何縱橫？大地遍荆杞。干戈何擾攘？誰洒河山恥！蒿目戰爭場，相持鵠蚌死。憶昔熾燄氛，蕩亂將一紀。何期不逾時，西粵紛刀矢。小醜任跳梁，蔓草漸迤邐。無計靖么魔，一掃逃穴螳。提帥百戰孤，籲天拊髀髀。宮傳隕大星，狼烟何日止？悲哉沙蟲

軍，驚旗屢屢靡！繼之山左飢，泗決沒田里。呼山庚癸哀，橫流奔馬駛。羽書馳九關，群臣魂魄褫。議賑杼柚空，顧表恐失裏。沉復艇寇肆，沿海啖脂髓。更逢大厲秋，囊骸將命抵。吁嗟世事乖，絲棼孰得理？努力報清時，長城帝所倚。

家大人誕辰書示二弟

親年六十七，懍懍懷無逸。世路薄春冰，人生愛春日。秉性厭紛華，經史課兒姪。生平所願望，箕裘能繼述。我今三十餘，何時報鼎實？請還讀父書，墮篋吹一一。長着老萊衣，高堂安且吉。

同黃雨生水部（駿雲）泛舟西湖

鼓棹湖中流，騁目窮千里。夏日何炎炎，湖心平似砥；四面圍山光，雙塔東西峙。對此息塵襟，坐看白雲起。嗟彼岳王墳，千載栖霞址；胡爲鑄鐵者，杲杲墓前跪！乃知判忠奸，惟在身後耳。寄語行路人，猛省當如此。

誌懶

老至精力衰，事事嫌繁瀆。我輩共論文，亦復厭心目。回首少年場，見聞慮寡獨。結社集良朋，爲期三五六。慚愧老斲輪，推我爲耆宿。豈知歲月更，展卷苦羈束，揚之

愁失當，抑之恐太酷。舉手謝群公，讓我享清福。

感作

我生本不才，庸庸何所見？一官歸去來，幸侍寢門膳。倏忽廿餘年，流光如掣電。到處皆險巇，人情多幻變。軒冕似泥塗，昔貴今亦賤。不如收桑榆，行樂且安便。

示松兒

男兒貴自立，弧矢昔所懸。相期在千古，不讓今人前。我年三十六，一第幸登天。蹉跎猶自悔，兀兀嗟窮年。窮通雖有命，爾志當益堅。譬如登華岱，奮跡陟其巔。且披鄴侯架，更着祖生鞭。光陰如過隙，轉瞬難久延。桑榆收已晚，時逾境亦遷。門閭吾望子，勿復廢鑽研！

書帶草

在昔稱康成，著述傳吾道；兩序列生徒，高密儒生噪。不其城外山，山下生瑞草；稱之曰書帶，形肖名亦好。我聞周濂溪，窗前生意繞；又聞杜荀鶴，科名有吉兆。屈軼長明廷，紫芝來四皓。同是託靈根，一一成大造。未若此葳蕤，左縈復右抱。爲語兒輩知，此乃吾家寶。一室拜經神，青青長摘藻。

盆菊

叢菊生荒園，何殊置榛莽；移植入烏盆，名流日相賞。物色出風塵，由來事標榜；乃知天所生，亦視人培養。

感嘆

人同天地生，職業隨所止；士農與工商，執業分彼此。欲耕當問奴，欲織當問婢；兼之有弗能，專之乃足恃。繁余讀父書，精勤日礪砥。所幸先人謀，衣食頗自喜。詎知五旬餘，拂袖歸田里。蓼莪既廢吟，伯兄亦云死。門戶強支撐，家督從茲始。問舍與求田，況復生平恥。惟存知足心，守約戒豪侈。有基苟勿壞，差自慰乃爾。

勤儉爲家寶，此語得真詮。生衆而食寡，交濟乃無偏。譬如成泰岱，積壤到其巔；又如浚深井，掘土乃得泉。予家無恒產，衣食敢云便！況更崦嵫迫，食指動盈千。亦知有興廢，岸谷海爲田。所貴讀詩者，能吟山樞篇。

能癡復能聾，詐作阿家翁。斯言有至理，尙口恐致窮。我生思大造，澤物雨和風。當其氣鬱塞，辰雷何訥訥。須兼恩與畏，嘻噓歸至公。我讀家人卦，照然若發矇。

北郭園卽事畧諸兒

中人千金產，得地纔幾畝。商量闢草廬，當度力可否。所期絕塵緣，差足娛皓首。高低成樓臺，屈曲通戶牖。鑿沼引流泉，編籬植花柳。將毋愚公愚，貽笑曲河叟。君看百年物，何人能世守。平泉醒酒石，旋落監軍手。晉公綠野堂，終爲張相有。人生貴行樂，奚遑恤其後。笑我戒諸兒，有基當立久。百年計樹人，十年計樹木；樹木與樹人，彼此分遲速。嗟予疲且勞，皇皇日卜築；自今勤栽培，何憂暮影蹙。蒔花當及時，植果期成熟；有柳自成陰，有竹可當肉。不惟足遊觀，或可供口腹。樹木效如此，樹人理豈獨？老境有何娛，所志耕與讀。笑我戒諸兒，念念在式穀。

感時

無衣難禦寒，無食難療飢。兩者胥豐足，問君將何爲？石崇與王愷，彼此鬪奢奇；陶朱與猗頓，齊名擅一時。如何膏梁子，氣味日差池。豈知教與養，所貴在並施。讀書眞種子，乃國之羽儀。笑彼貲郎輩，名尊而實卑。卜式桑弘羊，背道任分馳。不如斥阿堵，稽古以爲師。

賞菊

有菊當有詩，有詩當有菊。無菊詩何工，無詩菊亦俗。采采南山隈，清香願盈掬；不見古高人，吟詩三往復。柴桑處士家，隱者花爲族。

草堂題壁

我欲遊名山，此地無峻嶺。祇此一畝園，規畫亦井井。編籬藉貧富，薙草辟蠹黷。茅屋三兩間，已足供遊騁。人生易百年，轉移在俄頃。何如此小住，朝夕今以永。池塘春雨痕，花塢夕陽影；數弓雖不廓，頗亦稱勝景。

警世

人當入世初，便作呱呱哭；可知此一身，都爲憂患伏。貧富雖不同，名利紛相逐。何人悟大造，有剝必有復。滄海變桑田，高岸成深谷。勞勞復奚爲，天地如轉轂。

有議析髮者，感作

隸孽同根生，風雨連床契；縱或死生殊，依然伯與季。余獨嗟雁行，生初厥有四；乃今孑然存，時隕鵠原淚。猶子相晨夕，差幸左右侍。道北與道南，原無隔膜異。不圖階厲者，一朝出中饋；願勿聽婦言，彼此生嫉忌。田家紫荊花，榮枯誰所致？卜式讓田宅，終得千羊飼。

論青鳥法

吾豈異人情，尊生而賤死？不分地吉凶，但論人臧否。嗟彼堪輿家，群逞謀生技。

愚者墜術中，指揮任所使。區區土一坏，千金棄敝屣。福利以惑人，罪魁此爲始。在昔范公墳，萬弩石齒齒；山靈倏變幻，朝天千笏倚。郭璞著葬經，天乃斬其祀。可憑不可憑，興衰難盡恃。豈知相陰陽，岡原隨所止；處處有佳城，何必誇奇詭。枯骨可蔭人，生者胡爲耳？一卷青鳥經，歸根在天理。

慈塋爲盜所發，遺體如生，慟紀其事

我母歿十年，馬鬣營高壘。何來意外遭，樁木痛傷毀！衣服幸無虧，毛髮亦條理。譬彼枯樹春，精氣尙存矣。當其環觀時，衆論紛比擬。爲考古遺書，一一道原委。相傳乃尸解，集仙傳曾紀。冥冥造化間，孰爲主宰是？大哉聖人言，知生焉知死！

明發泣懷

營營過一生，敢期能表暴。明發懷二人，咨嗟獨仰屋。云胡罹劫灰，毀傷及山谷。有兒負疚多，百身難再贖。

自題泥塑小像

繡絲平原公，鑄金鴟夷子；傳人或象形，自古乃有此。嗟予復何爲，天地一螻蟻。卽令面目真，不過土偶耳。敢云年七旬，矍鑠差堪喜。珍重執簡編，所期在後起。兀坐

彌勒龕，波光絕塵滓。勉從兒輩請，豈日前賢比。研燭本天成，慎修憑一己。悠悠千載後，誰臧與誰否。

排遣

作文少者事，老大非其責。既老尙好文，筆硯何役役！堪歎少年場，科名易弋獲。未擅雕蟲工，空持腐鼠嚇。枉自執一編，時時勞箋摺。雞肋空咀嚼，棄之良可惜。且與古爲徒，兼以安形魄。

讀易示諸兒

五經衆說郛，惟易滙衆理；道通月窟中，義蘊天根裏。嗟彼讀易者，不過混沌耳。不知先後天，圖自義文始；爻詞象象繫，周公及孔子。彖以括其全，爻各隨所視。三百八四爻，取象皆虛擬。其間德位時，當須判臧否。承乘兼比應，毫髮難差徙。吉凶同悔吝，占詞辨由起。二五位居中，論正或未是；惟中能兼正，餘雖正莫比。互卦與錯卦，旁通悟其旨。一陰復一陽，變化無涯涘。何人執此編，一一窮原委；由淺而及深，幸勿踰前軌。

卽事

新官對舊官，一時頓改易。新官莫自雄，舊官莫交譎；區區一傳舍，彼此皆過客。我懷召伯棠，更思萊公柏。南陽召與杜，父母歌疇昔。胡今復擾攘，萑苻遍山澤。蠻觸起戰爭，秦越分肥瘠。持後以較前，豈止差寸尺。誰云後來者，不肯讓前席。杞人好憂天，徒憂終何益。

觀物

魯雞伏鵠卵，未可強越雞。豈力有優絀，物性自不齊。我家双孔雀，能生不能伏。安得氣成形，此理殊反覆。有雞來相親，煦煦何其仁！如何世間人，一體分越秦？

詠瘡，爲蘇崑山上舍（國琮）作

我聞古人言，壯士不病瘡。蘇君雖孱儒，秉姿亦諤諤；如何遘斯疾，馳驟苦束縛？一寒更一熱，間日息復作。當其寒生時，如墜冰山壑；遍體皆嚴威，戰兢及手脚；衣以狐貉裘，猶等綌絺薄。倏焉執熱來，炎炎氣蒸爍；如火方燎原，眼星忽錯落；請公自入甕，汗浹始退却。嗟哉此冰炭，變幻難捉摸。醫者各進言，一一診脈絡。或云非人致，中有鬼作惡。請誦杜陵句，援引何確鑿！我欲調榮衛，陰陽無乖錯。由來正勝邪，斯言可一噓。

觀孔雀屏

天地有至文，精華無終秘。下及鸞鳳姿，振采昭奇瑞。吉光片羽珍，雄雉翬飛異。羅浮五色蜺，更復獻其媚。曷若孔家禽，錦簇娛人意。託產自炎方，離明九德萃。雲海任行藏，叢篁尋位置。鳴向上下風，配以雌雄隊。三年毛羽豐，莫漫輕相棄。胡爲牢籠中，局促相拘繫？飲啄卽常充，逍遙若無地。詎知久便忘，馴習祛驕恣。有時遇晴曦，亦自鳴得志；矗立雲母屏，展開畫翬翅；金碧逞輝煌，一幅丹青繪。漸搖浙浙聲，疑是驟風至。顧盼頗自雄，豈徒門戶珥。縱未九苞齊，亦足居其次。

諸言

取士貴得真，勿徒事弋獲！如何朝拔尤，及暮又改易？豈比水淘沙，抑或風退鷁？一言戒爾曹，光陰毋棄擲！

秀才天下任，斯爲萬里程。乃今忘遠志，藉此以謀生。千金不足惜，一得已自榮。忽忽窮途哭，何心誇利名！

薰蕕原異器，彼此各分途。奈何沽名者，昂然七尺軀；青蠅附驥尾，一旦同馳驅。有誰能鳴鼓，詫曰非吾徒！

諸姪入泮，作此勗之